

李黎

半生書緣

——
一名文學新生與巨擘的靈光之會

半生書緣

一名文學新生與巨擘的靈光之會

作者 李 黎
總編輯 初安民
責任編輯 黃筱威
美術編輯 林麗華
校對 黃筱威 李 黎

發行人 張書銘
出版 INK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00號13樓之3
電話：02-22281626
傳真：02-22281598
e-mail：ink.book@msa.hinet.net

網址 舒讀網http://www.sudu.cc
法律顧問 漢廷法律事務所師
劉大正律師
總代理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3-3589000（代表號）
傳真：03-3556521

郵政劃撥 19000691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港澳總經銷 泛華發行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筲箕灣東旺道3號星島新聞集團大廈3樓
電話 (852) 2798 2220
傳真 (852) 2796 5471
網址 www.gccd.com.hk

出版日期 2013年5月 初版
ISBN 978-986-5823-08-5

定價 300元

Copyright © 2013 by Lily Hsueh
Published by **INK** Literary Monthly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半生書緣 / 李黎 著；
--初版，--新北市：INK印刻文學，
2013.05 面：公分（文學叢書：354）
ISBN 978-986-5823-08-5（平裝）
855 102008029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目次

〔自序〕

長河側影 006

茅盾

去冬見茅盾 012

烏鎮倒影 022

茅盾的題字 025

巴金

巴金先生談過去、現在、將來 032

中國的良心 062

重訪巴金的家 066

沈從文

夏日北京：沈從文 076

沈從文的長河 081

命運之杯——辛亥革命的一課 084

從文讓人 087

人間風景——讀黃永玉《太陽下的風景》及其它 095

丁玲

今生轍——訪丁玲 112

在延安想起丁玲 125

艾青

北方的吹號者 134

錢鍾書、楊絳

一封「遲到」多年的信 160

給方鴻漸博士的一封信 169

讀錢鍾書《槐聚詩存》 174

又見楊絳 178

背影 185

一個人和三個人 189

百年才情——歲寒訪楊絳 194

范用

半生書緣——記范用 210

雙槐樹 225

劉賓雁

我所認識的劉賓雁 230

劉賓雁與蘆溝橋 241

李子雲

昨日風景——懷念李子雲 250

殷海光

長巷深深 266

陳映真

映真永善 274

半生書緣

——
一名文學新生與巨擘的靈光之會

李
黎

目次

〔自序〕

長河側影 006

茅盾

去冬見茅盾 012

烏鎮倒影 022

茅盾的題字 025

巴金

巴金先生談過去、現在、將來 032

中國的良心 062

重訪巴金的家 066

沈從文

夏日北京：沈從文 076

沈從文的長河 081

命運之杯——辛亥革命的一課 084

從文讓人 087

人間風景——讀黃永玉《太陽下的風景》及其它 095

丁玲

今生轍——訪丁玲 112

在延安想起丁玲 125

艾青

北方的吹號者 134

錢鍾書、楊絳

一封「遲到」多年的信 160

給方鴻漸博士的一封信 169

讀錢鍾書《槐聚詩存》 174

又見楊絳 178

背影 185

一個人和三個人 189

百年才情——歲寒訪楊絳 194

范用

半生書緣——記范用 210

雙槐樹 225

劉賓雁

我所認識的劉賓雁 230

劉賓雁與蘆溝橋 241

李子雲

昨日風景——懷念李子雲 250

殷海光

長巷深深 266

陳映真

映真永善 274

【自序】

長河側影

寫出了童年和家族的回憶錄《昨日之河》，接下來整理多年來紀錄因文字而結緣的兩岸人物的新舊文章，發現結成之書也可以視為一本回憶錄——我寫的是那些位文學人物，記下的其實是我從少年到青年的文學人生之旅，途中記憶的點點滴滴，簡牘篇章；其中有些當時就如獲至寶，據實以書，但也有存留笑底未曾示人的。

十二位作家、學者、出版家、評論家，其文其人，都曾在我的文學生命裡走過，有的駐足指點，有的佇留長談。他們的話語文字，容貌舉止，在我至少一半的人生裡留下的涓涓記憶，隨著時間匯成了一條蕩蕩長河。我在印象猶新的當時就用書寫記下，更有幸者尚有圖片的紀錄。在其後的歲月裡，當珍貴的記憶再被觸及，我還以新的文字補充。所以這本書裡既有二三十年前的舊文，也有近年甚至剛寫出不久的新文。

十二位裡，有十位是大陸的作家學人。以我長在台灣、旅居美國多年的背景來說，他們原應是我最不熟悉的人——在台灣成長的五〇、六〇年代裡，許多中國近代現代的作家學者，只要是留在大陸或被貼上「親共」標籤的，他們的名字就成了禁忌，更不用說接觸到他們的著作了。甚至即使是台灣的兩位，殷海光 and 陳映真，他們的文字也一度遭到查禁。可是何以這些人會與我結緣半生？說起來竟是一樁憾事造成的機緣。

一九七〇年我從台灣到美國留學，在大學圖書館兩層樓之間的一個小房間裡發現一書架的中文書，裡面竟然有我在台灣看不到的「禁書」！我像補課般急不可待的讀著，試圖彌補那個錯失的文學斷層。而那時正值大陸文化大革命，這些作家生死未卜，讀時更添一份敬惜之心。當時又適逢海外留學生的保衛釣魚台運動；投入這場「海外五四」的結果是被國府視為「左傾」分子，上了黑名單，十五年不得回家。思鄉情切之餘，我轉而去大陸作文化源流的探索，同時也是為自己的身世尋根。

一九七七年秋天，我第一次踏上中國大陸的土地。那時還得先從美國到香港，在羅湖過境進入當時荒涼不毛的深圳，然後北京、上海、大西南走了一遍。那是一次個人的尋根之旅，我見到了骨肉至親，也寫下了情懷感觸。後來與文學界聯繫上了，一九七九年去北京在作家協會上做報告，談台灣與海外文學，因而結識了幾位中青年作家（卻並不知道座中有高行健）。我當時最掛心的還是碩果僅存的老作家們，多虧出版界前輩范用先生為我引見，從那年起，我像跟時間賽跑一樣，趕著求見尚在世間的老作家。那時距離文革結束還

不久，資深的文學人士幾乎全是浩劫的倖存者，更有文名早已湮沒而自嘲為「出土文物」的。我懷著虔敬又有些許惶恐的心情，訪問了好些位原以為再也見不到的文學前輩。這是之前幾年我在那間圖書館的小室中，做夢也不敢奢望的機緣。

就是這樣，我一位一位的求見，幾乎都沒有遭到拒絕。有的趕上見到他最後的夕照餘暉，如茅盾；有的結為朋友，一同度過悲欣交集的八○年代、變化巨大的九○年代，甚至還有更久的。

大陸的十位：茅盾，丁玲，巴金，沈從文（附帶黃永玉），艾青，錢鍾書，楊絳，劉賓雁，范用，李子雲……每位至少有一篇、或新舊數篇來記述；此外還有許多文中提及但沒有專文寫出的人物，我也非常珍惜與他們的結識交往，書中選用的照片裡他們的影像，是那段遙遠歲月的念想。

當然，台灣的陳映真和他的那輩《文學季刊》的朋友，都是我少年時代文學的啟蒙者，對他們我始終深深感念。而重訪殷海光溫州街故居，就會想起也曾住溫州街巷子裡教授過我的師長學者，那些溫煦的記憶伴隨我從青年歲月至今。

所以，這本書寫的並不止這十二位，其實遠遠還有更多。

逐篇寫完題記之後，才悚然發現：每一位書中人，在他們各自生活的海峽的兩邊，都遭

遇過來自他們自己政府的壓制迫害，甚至牢獄禁錮。是巧合嗎？還是我不自覺的選擇？是因為他們的年齡，正逢上了那個動盪的年代、那段酷痛的歷史？顯然，他們是中國歷史的映照，一群知識分子的範本。尤其是，但凡有理想、有才華、有風骨的寫作者，身處那個時代，無論在海峽的哪一邊，都無法逃脫政治的渦漩吧。

為了比對時代背景，我檢視書中人物的生年，茅盾是唯一一十九世紀出生的（1896），更多的出生在上世紀初，而成長於五四年代。最「年輕」的是陳映真，生於光復前的台灣，一九三七，正是蘆溝橋事變、艱苦的抗日戰爭開始那年。也就是說，他們無論生長在中國的哪一處，從一九三〇到一九七〇甚至八〇年代，作為一個有理想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就難免經歷了那段歷史為他們鋪排的命運。

所以，我所見到、記得、寫下的，不僅只是對我的文學生命有過深遠影響的人物，更可說是一個文學和文化的時代見證，一個二十世紀中文書寫歷史的側影素描。

書中的幾十張圖片多半是舊照，我幾乎都能清楚記得拍攝時的情景與心境。那一刻的光就停留在快門按下的剎那；也有的在共後三十年間還在延續，陸續有了更新的照片，帶出逐漸變化的容顏，見證了時光的流逝——他們的，當然也有我自己的。我何其有幸得以親眼目睹歷史，當時激動心情之下作出的記錄，容待日後沉澱定格。今日整理成書，倏忽已過半生。人書俱將老去，唯願文字長存，記憶之河長流。

茅盾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我到北京登門拜見茅盾先生，談了一個多小時。那天是準備了錄音機的，但是大病初癒的先生說話有些中氣不足，我決定只是輕鬆談天。不過當時年少氣盛的我，還是忍不住追問了一些其實不問自明的問題。之前兩個月我的小說集《西江月》在北京出版，茅盾為書名題字。原先對於我，他只是一個文學史上的名字；而他在眼疾開刀之後不久，即為一個從未謀面的後進的第一本小說集題字——在大動亂之後不久的年月，他提筆時是怎樣一種情懷？我懷著那份心思見他，面對他時既有與文學史驀然相對的震撼，又有一份難以形容的親切之感。見面三個月後先生逝世，從此真正走進了文學史。而多年後我去到烏鎮茅盾故居，卻有如經歷一次並未預料的重逢。

一九八〇年，李黎與茅盾合影。



去冬見茅盾

一九八〇年。歲暮。

北京城還不太冷，那幾天天氣也還晴朗。午後微微有些陽光，街頭稠密的行人車輛在淡漠的光影裡穿梭來去。

車子停在一條看起來很普通的胡同裡。我沒有心情仔細打量這條胡同，下了車就逕直走向面前的大門。門裡是個小小的舊式四合院。穿過院子右首的一扇小門，眼前豁然又是一座四合院，比起先前那座顯得整潔幽靜得多。庭院地上鋪著石板塊，中間的花棚架和架下的花圃都是荒著的。倒是兩邊幾棵挺立的樹木還是常青著，鮮明地襯出廊下土紅色的門戶和窗櫺。

好安靜的冬日午後。空蕩蕩的庭院，沒有人聲的迴廊，緊閉的門窗，舊式的窗玻璃裡垂著